

元史论丛

第三辑

元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九 大 学 生 学 习 方 法 论

王 德 林 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元史论丛

第三辑

元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本辑责任编辑组
杨 讷 周良霄 姚景安

3117/36/2

元 史 论 丛

第三辑

元史研究会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16印张·322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340 定价: 2.70元

目 录

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	陈得芝(1)
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	亦邻真(23)
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周良霄(31)
贵由汗即位的前前后后	白拉都格其(47)
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	刘迎胜(56)
元代监察制度概述	郝时远(82)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	姚大力(105)
论元代的和雇和买	陈高华(130)
元岁赐考实	史卫民(144)
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	邱树森(155)
元代衡器衡制略考	刘幼铮(172)
也论郝经	李 涵(181)
真金与元初政治	黄时鉴(193)
金元之际的全真道	郭 旃(205)
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	余大钧(219)
泾州水泉寺碑译释	蔡美彪(231)
韩儒林先生遗稿: 读《史集·部族志》札记(部分)	(244)
元史研究会简况	袁 泌(154)

Contents

Kereit Kingdom up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hen Dezhi (1)
On <i>Bohol</i>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Irinchen (23)
Mongol System of Electing Khans and Problems of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of Yuan Dynasty.....	Zhou Liangxiao (31)
Events Relating to Gūyūk's Ascension to the Throne..	Bayildughchi (47)
Relationship between Yuan Empire and Čaqadai Khanate.....	Liu Yingsheng (56)
Survey o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in Yuan Dynasty.....	Hao Shiyuan (82)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of Yuan Dynasty.....	Yao Dali (105)
<i>He-Gu</i> and <i>He-mai</i> in Yuan Dynasty.....	Chen Gaohua (130)
Investigation on Annual Grants of Yuan.....	Shi Weimin (144)
Yellow River Floods and Its Flood-prevention Measures: by Jia Lu.....	Qiu shushen (155)
Weighing System and Weighing Instruments of Yuan Dynasty.....	Liu Yiujing (172)
On Hao Jing.....	Li Han (181)
Jim-Gim and the Politics in the Early Yuan.....	Huang Shijian (193)
<i>Quan-Zhen</i> Taoism in the Last Years of Jin and Early Years of Yuan.....	Guo Zhang (205)
On Tu Ji's <i>Meng-Wu-Er Shi-Ji</i>	Yu Dajun (219)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blet at Sui-Quan Temple in Jin-Zhou.....	Cai Meibiao (231)
Notes on Rashīd al-Din's "The Tribes".....	Posthumous works of Prof. Han Rulin (243)

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

陈得芝

一 前言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高原上互争雄长的势力主要有五大部：据有捕鱼儿海（贝尔湖）周围富饶草原的塔塔儿部，斡难（鄂嫩河）、怯绿连（克鲁伦河）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之地的蒙古部，薛良格河（色楞格河）中下游的蔑儿乞部，按台山（阿尔泰山）东西的乃蛮部，以及控制着漠北中心地域——杭海山（杭爱山）、斡儿寒河（鄂尔浑河）和土兀刺河（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部。其中，又以克烈部最为强盛。

克烈，又译作怯烈、怯列亦、怯里亦、客列亦惕、凯烈等。克烈人是当时蒙古高原诸部中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一部分，远在蒙古兴起之前，他们就已称雄于漠北。十二世纪末叶，克烈首领王汗东征西讨，隐然有兼并诸部、统一漠北之势。那时，蒙古乞颜部还只是克烈的属部之一；乞颜首领铁木真，还只是王汗手下的战将，或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是替王汗搏击猎物的鹰隼。^①然而，骄傲轻敌的王汗，最后竟被在他扶掖下壮大起来的铁木真打垮了，盛极一时的克烈王国转瞬间就被后起的蒙古完全吞并。在王汗旗帜下进行的多次征战，只不过起了为成吉思汗“取天下”铺平道路的作用。

克烈人的历史，应是自回鹘汗国灭亡至大蒙古国建立之前蒙古高原历史中极重要的篇章。中外学者在克烈史史料的考订、族源的探讨和史事的整理等方面，已做过许多工作，但尚待解决的问题仍有不少。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就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作些探讨。

二 克烈是蒙古人的一族

关于克烈人的族属和族源，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突厥语族部落，但同时又采取慎重的保留态度。伯希和说：“蒙古人的起源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尚难断定克烈人是受到强烈的突厥影响的蒙古人，或是在蒙古化过程中的突厥人。无论如何，克烈统治者多数应是突厥人，‘脱斡邻勒’^②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名字，毋宁视为一

① 拉施都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五二年，页一二九。

② 王汗的名字。《圣武亲征录》译作脱怜，《元史》作脱里。《史集》作 ToghriI，并解释说：“在突厥语和

个突厥名字。”^①不过伯希和没有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

亦邻真在一篇研究蒙古族族源的文章中,充实了伯希和的说法,他认为:“克烈人不象是原蒙古人。除了突厥化的叙利亚教名之外,见于史书的克烈人名几乎都是突厥语。如果他们是原蒙古人,那也是突厥化程度最高的。”他还指出,《史集·部族志》把克烈同乃蛮、汪古、唐古、畏吾儿、乞儿乞思放在一起,作为第三篇,从而把他们同蒙古各部区别开来,是“耐人寻味的”。^②亦邻真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推论克烈人属突厥族的两点主要依据:其一,从人名判断他们可能是操突厥语的;其二,《史集》的部族分类把他们和蒙古语族各部分开,而归入多数是突厥族(除唐古外)的一类中。

周清澍在讨论汪古部族源时顺带提到克烈部,他也依据《史集》的部族分类立论,认为克烈、乃蛮和汪古“可能是突厥、回鹘相继称雄于蒙古草原以后的余部”,并补充了克烈人与乃蛮、汪古同样都接受景教信仰以及他们相互间有通婚关系两点,来说明此三部很可能是同族。不过他又表示“很难对克烈下纯属突厥语族的结论”。^③

的确,要判断克烈的族属,上述学者们提出的论据显然还不够充分。蒙古语族各部曾长期受突厥、回鹘的统治,后来又入居原来突厥族的故土,在经济、文化上不能不受到后者的影响,虽然不同的部落受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用突厥语命名的例子,在蒙古各部中都不难找到。例如,在秦赤乌氏、逊都思氏和捏古思氏中,都有名叫脱斡邻勒的人。^④成吉思汗有一个世袭奴仆叛投王汗,也叫脱斡邻勒。^⑤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的父亲叫想昆必勒格,想昆是辽朝官号“详稳”的讹读,必勒格即突厥语 bilge,突厥毗伽可汗就用此称号,意为“英明的”,“智慧的”。照烈部长名玉律拔都(ülüg-ba'atur),突厥语 ülüg,意为“幸运”。^⑥蒙古乞颜主儿乞氏有个人叫播里(Böri,《元朝秘史》作不里孛阔 Böri-Bökö),在斡难河宴会上砍伤了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的肩膀,Böri,突厥语意为“狼”,蒙古语作 čino;突厥有“附邻可汗”,又译步利、

克烈部落[语]中 ToghriI 作 Tunghrul。他们用它称一种鸟,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但在人们中很有名并被传扬,有如西方的'anqa(穆斯林史料所载高加索人传说中的神鸟名)。人们确信,此鸟似鹰,其咀和爪坚如钢,一个飞击即可打落和击毙二三百头鸟。”(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〇八) ToyriI 一词见于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著录,系一种猎鹰之名。此字转为蒙古语形式作 To'oril。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一九五一年,页二一〇。

① 伯希和:《高地亚洲》,页二五。转引自格鲁赛《草原帝国》,巴黎,一九六九年,页二四五。

②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

③ 周清澍:《汪古部的族源》,《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页一九九—二〇〇,呼和浩特,一九七九年。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五二年,页一八二(秦赤乌氏),一七四(逊都思氏);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六(捏古思氏)。

⑤ 《元朝秘史》第一八〇节,四部丛刊三编本卷六。

⑥ 此字见突厥文《噶欲谷碑》。

附离,即此字。^① 照烈部人有名塔海答鲁(Taqai-daru)者,成吉思汗部下有个大将逊都思人塔海拔都儿(Taqai-ba'atur),据伯希和说,Taqai可能即突厥字Tayai,意为“母舅”,同义的蒙古语为naqaču。^② 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可见借用突厥语做名字的现象在蒙古人中颇为不少,似不足以用此确证克烈人是突厥语族部落。

关于克烈人的语言,除名字外,似无直接材料。惟《史集》记载说,克烈人“与蒙古诸部有相似之处,他们的风俗、习惯、方言和辞汇彼此相近。”^③ 此外,一二四六年出使蒙古的教皇使者普兰诺·卡尔平尼有一段记述颇值得注意。他说:“在东方有个地域……称为蒙古。在这个地域曾有四个部落,其一为Yekemongol,意即大蒙古;其二为Su-mongol,此谓水蒙古,但其人自称Tartar(塔塔儿),盖因有一条河名为Tartur流经其境;另一部落称为Merkit(篾儿乞);第四部为Mecrit。所有这些部落都外貌相像,并有同样的语言,虽然他们彼此分开。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统治者。”^④ 卡尔平尼所说的Mecrit究竟指什么部族,学者们意见不一,后于卡尔平尼八年出使蒙古的法国使者卢卜鲁克曾记载王汗统治下的民族“称为Crit和Merkit,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⑤ 达维札克(D'Avezac)认为,卢卜鲁克之Crit与Merkit应改正为Crit与Mecrit,这样才与卡尔平尼的记载符合。他以为此二名系指同一部族(如同Longa与Solanga,Chin与Machin一样),即克烈。但柔克义(Rockhill)怀疑这种说法。^⑥ 按卢卜鲁克之Crit即克烈,而Merkit即篾儿乞,当无疑义,达维札克将它强改为Mecrit是没有理由的。惟篾儿乞人并不信奉聂思脱里教,也不属王汗管辖,此系卢卜鲁克传闻之误。

《史集·部族志》之“篾儿乞”条载:“虽然某些部分蒙古人将篾儿乞人称为Makrit,但两者的意义是一样的。”^⑦ 据此似可认为卡尔平尼之Mecrit与Merkit二名系指同一部族。然而,在卡尔平尼行记中,有两次提到这两个名称,明显是指两个不同的部族,似未可合而为一。刘祁《北使记》记述一二二〇年金朝使者吾古孙仲端经行蒙古、西域见闻,其所载西北部族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纥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等。王国维认为,磨里奚即篾儿乞,磨可里即克烈。^⑧ 此与卡尔平尼行记正可相互印证。箭内互亦持此说,并认为此磨可里即卡尔平尼之Mecrit。^⑨ 和田清则将磨可里,Mecrit与《史集·部族志》之Bekrin(一作Mekrin)

①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一八九;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上海,一九八二年,页三一。按:察合台之孙亦名不里(《元史·宪宗纪》作孛里)。

② 《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一二七。

③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页一〇八。

④ 道森:《出使蒙古行记》,伦敦-纽约,一九五五年,页一九。

⑤ 同上书,页一二二。

⑥ 柔克义:《卢卜鲁克东游记》,伦敦,一九〇〇年,页一一一;达维札克:《卡尔平尼蒙古行记》,巴黎,一八三九年,页五三四。

⑦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四。

⑧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

⑨ 箭内互:《蒙古史研究》,东京,一九三〇年,页五三八。

部勘同，并认为即明代之乜克力部。^①然而，《史集》之 Bekrin 部居地在“畏兀儿斯坦的险峻山岭中”，是只有一千户的小部落，^②而卡尔平尼则明言 Mecrit 部是蒙古之地四大部之一，地望、情势都全然不合。鄙见以为，卡尔平尼所记述的 Mecrit 部，应是指克烈，因为在蒙古之地，乃蛮人的东面，足以与蒙古、塔塔儿、篾儿乞三部分庭抗礼的部族，舍克烈莫属。卡尔平尼说此四部语言相同，这是提到克烈人语言的很重要资料。

《史集》的部族分类，第一类（《部族志》第一篇）乌古思后裔及其同族二十四部都属突厥族（不过，其中的钦察部玉里伯里族，实是从东蒙古西迁的蒙古语族部落同化于突厥族者^③）；第四类“昔时即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包括迭列列斤蒙古人和尼鲁温蒙古人，都属蒙古族。但第二类和第三类诸部的情况却不同。如第二类“现今称为蒙古，但在古代各有自己特别名称的突厥诸部落”，就不都是蒙古语族的。其中，札刺亦儿、塔塔儿、篾儿乞、斡亦刺^④等部大概都可以说是蒙古语族部落，但帖良古、客思的音则无疑系突厥语族部落。^⑤第三类篇名为“各有自己的君王和领袖的突厥诸部落”，其中多数确系突厥族类，但唐古人则是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拉施都丁在此篇中重新为第一篇已列入的畏兀儿、哈刺鲁、钦察三部立专条，记述其国史、君主以及他们归附蒙古的情况。看来这一类的划分主要是从这些部落本来都“各有自己的君主”、“并曾建立过国家”（见《史集·序言》）着眼，而非因其族属相同。^⑥克烈被列入这一类，原因当在于此。

关于克烈人的族属，拉施都丁在《部族志》第三篇“克烈”条中“其情况之说明”小标题下写道：“他们是蒙古人的一族；他们的居地在斡难、怯绿连[两河沿岸]，即蒙古人之地。该地区邻近契丹国境。”^⑦这比同书“篾儿乞”条说得更具体和详细。许多学者应该都是注意到了这段记载的，但可能因受同书部族分类的影响，同时未弄清克烈人来源的情况下，不敢轻信拉施都丁的这一说法。

不过，拉施都丁的这一说法却并非虚构，它反映了元代人们对克烈人族属的普遍看法。如所周知，陶宗仪的《辍耕录》“氏族”条，就将克烈（怯烈歹）归在“蒙古七十二种”中。《辍耕录》的氏族分类系按当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地位不同的原则来分的，归入蒙古一

① 和田清：《乜克力考》，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一九三一年，页三三七—三四六。

②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四九。

③ 伯希和：《库蛮》，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页二五。

④ 《史集》记载，篾儿乞人“是蒙古[部落]的一部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四）；斡亦刺人的“语言是蒙古语，但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稍有不同”（同书页一一八）。

⑤ 参阅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页三四三—三四五。

⑥ 村上正二认为，《史集》第三类诸部族是地理上居于蒙古西部，文化上比其他部族高，政治上已建立了国家组织的部族集团（见所著《蒙古帝国建立前的各游牧部族》，《东洋史研究》二十三卷四号，一九六四年）。

⑦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七。

类的诸氏族意味着他们都享有“国人”的待遇。这一类大体包括了拉施都丁的第四类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以及第二类“现今称为蒙古”的各部。虽然《辍耕录》的分类有重叠、错乱之处,如在“蒙古七十二种”中既列入乃蛮(别帖乞乃蛮歹、别帖里歹、[乃]蛮歹),^①而“色目三十一种”中又有乃蛮(乃蛮歹)。但克烈却只见于蒙古氏族名单中,而没有和乃蛮、汪古(雍古歹)、唐古(唐兀)、畏吾儿等一起列入色目。

这样,《辍耕录》对克烈的分类就和拉施都丁称克烈“是蒙古人的一族”相一致,而和他的部族分类有所不同。窃以为陶宗仪的分类法不误。程巨夫《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云:“君讳勗实带,蒙古人。”^②勗实带(一二五七——一三一—)的祖父名昔里吉思,这是元代克烈人中常见的景教教名。他本人袭父祖职管辖炮手军,但极爱好汉文化,建立伊川书院,割田千亩贖学;晚年大肆于学,手不释卷,与陈天祥、姚燧、卢挚等交往,改名士希,字及之,号西斋,有诗五百余篇。又黄潘所撰《河西陇右道肃政廉访使凯烈公神道碑》云:“公讳拔实,字彦卿,蒙古凯烈氏。”^③凯烈即克烈的异译。拔实(一三〇八——一三五〇)也是汉文化程度很高的克烈人,家住大都,“图书满室,矻矻进修”,与汉族文人过从甚密;所居有四咏轩,约请友人赋诗,许有壬为作《拔实彦卿四咏轩诗序》,径称他为“国人”。^④此外,《元史》卷一二二《槩直膺鲁华传》,卷一二四《速哥传》,卷一三四《也先不花传》,也都称他们为“蒙古克烈氏”。

在元代,由于有民族不平等的种种规定,冒称蒙古、色目的现象颇不少见。元人欧阳玄说:“精铨选之本在于严族属之分以尊吾国人。……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属邻于近似而均视蒙古,乘坚驱良,并列通显。盖我国人天性浑厚,不自标榜,恐数百年之后,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复别异矣。”^⑤不过,冒混者一般要隐瞒其原来的氏族出身,如只称“蒙古人”(《元史》中有不少例子),那就未必靠得住;明著氏族者则不大可能混淆。北庭(畏兀儿)虽“视”同蒙古,但决无称“蒙古畏兀氏”的。而且程巨夫、黄潘、许有壬三人(其生活时代分别在元代前、中、后期)都是历仕中外的著名文官,替不少蒙古、色目人写过碑铭墓志,总不会不明族属之分吧。可见上述克烈人当不属于冒混或“视同”者之列。克烈为蒙古的一种,在元代人是没有疑问的。拉施都丁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有力证明。

① 别帖里歹之“里”应为“吉”或“乞”,蛮歹上脱一“乃”字,此字误连于外抹歹之下,变成“外抹歹乃”。别帖乞系乃蛮部的分族。参见韩儒林:《蒙古氏族札记》,《穹庐集》页五二——五三。

② 《雪楼集》卷二二,一九二六年影刊洪武本。钱大昕《敕赐伊川书院碑跋》(《潜研堂金石跋尾》卷一九)据勗实带任炮手军总管之职,遂以为系回回人,误。

③ 《黄金华文集》卷二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至正集》卷三五,一九一一年河南石印本。

⑤ 欧阳玄:《策对》,《圭斋集》卷一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三 克烈的族源: 达斡与阻卜

关于克烈名称的起源,《史集·部族志》“克烈”条记载说:

“这些克烈人有许多部落和族支,他们全是王汗的臣民。

克烈。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一本作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后来,诸子的后裔各族支都有了自己的专名。于是‘克烈’一名就只用于称呼有君王的那一支[部落],其余诸子都成了这个当君王的兄弟的臣民。”^①

《史集》接着叙述了五个克烈分族的名称和出自这些分族的人物,但连克烈在内只有六支,不足七或八之数,其中四支的名称也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只儿斤。波斯文作 Jirqin,《圣武亲征录》作朱力斤,《元朝秘史》作只儿斤。拉施都丁说:“他们是王汗诸部中受尊敬和英雄的部落”。

董合亦惕。伊斯坦布尔一三一七年抄本和塔什干抄本作 Qōngqāit, 俄译本据之。伦敦、列宁格勒抄本和贝勒津校刊本均作 Tōngqāit Karāit。^② 按此即《元朝秘史》之翰栾·董合亦惕(翰栾 Olon, 蒙语意为“多”),《圣武亲征录》作董哀部。

撒合亦惕。此名波斯文集校本作 Sāqiāt。赫塔古洛夫俄译本作 Saqait, 未言有何依据作如此译法。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王汗为克烈和 Sāqiz 之统治者。^③伯希和认为,此 Sāqiz 应订正为 Sāqit, 即《史集》克烈分族之 Sāqiāt, 并谓不可与《圣武亲征录》所载成吉思汗十三翼中(第九翼)之撒合夷部混淆。^④《史集·成吉思汗本纪》记述十三翼的组成,其以成吉思汗叔答里台斡赤斤、捏坤太石子忽察儿等统领的第九翼中,有撒合亦惕部,谓系迭列斤蒙古部落。^⑤但同书《部族志》却将撒合亦惕部载入第二篇“现今称为蒙古的诸部落”中。今按:《史集·成吉思汗本纪》记载王汗攻打成吉思汗的合兰真沙陀大战后,追随王汗的答里台斡赤斤、忽察儿等蒙古部贵族相与谋攻王汗而自立为王,事觉,被王汗打败,“答里台斡赤斤遂与一个尼鲁温部落,克烈部落中之 Sāqiāt 部,以及嫩真部,归附于成吉思汗。”^⑥《圣武亲征录》亦载此事,与答里台一同归附成吉思汗的三部名作八邻、撒合夷、嫩真。据此,则《史集》所载克烈分族 Sāqiāt 部即可与《亲征录》的撒合夷部勘同,应订正为 Sāqait。参加十三翼之战者即此部,拉施都丁谓系迭列斤部落,又将它归入《部族志》之第二篇,皆

①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八。

②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波斯文集校本,莫斯科,一九六五年,页二五七。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一卷,页三五;曼彻斯特,一九五八年;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三八。

④ 《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二〇。

⑤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页八七。

⑥ 同上书,页一三二。

误。《元朝秘史》此部之名作撒合亦惕。

土别干。波斯文集校本作 Tūmāūūt, 有些抄本作 Tūbāūūt。此即《元朝秘史》所载克烈之士绵土别干部(Tūmen Tūbegen, Tūmen 译言“万”),《圣武亲征录》作土满土伯夷。《元史》卷一二〇《肖乃台传》之秃伯怯烈氏,卷一三〇《完泽传》之士别燕氏,都是此部名的异译。

阿勒巴惕(?)。波斯文集校本作 Albāt。有两种抄本第三字音点脱落,列宁格勒本、伦敦本作 Aliāt。其他史籍未见此部名称。

“克烈”一名的词源不明。阿布嘎齐《突厥世系》谓克烈意为“黑绵羊”(qarābarān),盖与其七兄弟都生得黑。这显然是联想到了突厥-蒙古语 qara (黑)。伯希和怀疑这并非拉施都丁的原意,并认为他所指的俗词源实际上可视 Keri'e,蒙古语意为“乌鸦”,突厥语作 qarya,很可能是源于拟声;在拉施都丁以为,因八兄弟都皮肤棕黑(原文作 Siyāh-jārdā),故被称为“乌鸦”。此词突厥语表面上与 qara 很相近。^①

据《史集》,克烈之名由来已久,但奇怪的是,此名在十三世纪以前似未见记载。^②达维札克曾将克烈与敕勒(或铁勒)勘同。^③屠寄也从对音上附会,认为克烈与康里系同名异译,“本汉康居遗种”。他说:“康里、克烈,音本相近,史家以其部一西一东,故异其译字以别之。”并举《元史·不忽木传》为证,谓不忽木之祖既事王汗,“宜云世为克烈部大人,[《元史》]乃云世为康里部大人,是又明认克烈与康里同种也。”^④按康里之名始见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著录,谓系钦察一要人之名(当为部落名),又云是一种两轮车之名。《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记载大定年间粘拔恩君长与康里部长孛古并来归附,为此名见于汉籍之始。康里即突厥语 qangli (qang 的形容词形式),意为车子。康里部系一突厥部族,居地在威海、锡尔河之北,蒙元时代车西史料都有很多记载,《史集·部族志》将其归入乌古思族人一类。^⑤克烈与康里是不同的部族,音亦不类;有一部分康里人臣事王汗,更不能证明其为同族。屠寄之说显然是不可取的。达维札克将克烈与敕勒勘同,不仅缺乏根据,在对音上也不合。

樱井益雄的《怯烈考》^⑥对克烈部的名称、族源和史事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他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的谦州一段记有“或云汪罕(即王汗——引者)始居于此”,认为克烈部是从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南下的部落。克烈部系由数部组成,而以居于统治地位

① 《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九。

② 十三世纪叙利亚史家把·赫卜烈思(Bar-Hebraeus)所著《圣教编年史》引述一〇〇九年马鲁聂思脱里主教给报达教长术安六世的一封信,说到克烈王与其臣民受洗事。伯希和怀疑原文似未必提到此名,可能系赫卜烈思所增添。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八;格鲁塞:《草原帝国》,巴黎,一九六九年(第四版),页二四五。

③ 《卡尔平尼蒙古行记》,页五三六。

④ 《蒙兀儿史记》卷二〇,《王罕札木合列传》。

⑤ 伯希和对康里部名有详细说明,参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一一二——一一六。

⑥ 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七册,一九三五年。

的克烈氏族之名为总名,其分族有土别干部。櫻井从克烈人原住谦州的前提出发,推论此土别干应即唐代之都波(都播)部落,于九世纪中叶随黠戛斯南下攻灭回鹘汗国,遂留居回鹘故地;后来克烈成为统治氏族,其全体部落始总名克烈。至于此克烈氏族是否系都波分族,抑或别有来源,櫻井氏没有说明。

按《元史·地理志》“或云汪罕始居于此(谦州)”的记载,屠寄业已采入《王罕札木合列传》,且径改为“客列亦始居谦州”,这未免过于武断。《元史》的这句话只是传闻之辞,十之八九系出于讹传。^①《史集》中关于克烈部的地域有详细记载(详后),并不包括谦州;至少到王汗祖父时代,他们就已居住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因此,王汗始居谦州的传闻并不可信,更不能据此得出克烈部的原居地在谦州的结论。所谓都波部落随黠戛斯人南下并留居回鹘故地、形成克烈部的说法,也仅是从都波与克烈分族土别干音似这一点作出的推测。如果都波人在回鹘汗国灭亡以后据有回鹘故地并形成大部,那么在史料中,特别是辽朝征服这个地区的有关史料中必有反映,而事实上无有。櫻井举出的《辽史·百官志》所载“特满军详稳司”和《金史》的“驼满部”,均与都波不相干。^②只有《元朝秘史》所载谦河地区的秃巴思(Tubas)部可认为即唐代都波(加复数后缀S),^③但与克烈分族土别干(Tübegen)完全是两码事。

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败亡以后,蒙古高原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在十至十二世纪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部族,克烈就是其中之一。要弄清克烈人的来源,就必需研究这个变化的过程。

黠戛斯于八四〇年攻回鹘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刺八刺哈孙古城),杀其可汗,焚其牙帐,回鹘“种族离散”,庞特勤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嗢没斯等各率所部降唐,新立之乌介可汗亦领近牙帐十三部十万众南下,漠庭为之一空。不久,黠戛斯遣使至唐通好,“言将移徙合罗川,居回鹘故地”;^④其后复东攻室韦,取室韦所得回鹘余众而归。咸通年间(八六〇—八七三年)又三次遣使入朝,可是此后黠戛斯的活动即不见唐史记载。^⑤不少历史著作中都说,黠戛斯灭回鹘后,曾在回鹘故地立国,直到十世纪初期才在契丹势力的逼迫下返回叶尼塞河上游。但这纯属推测之辞。事实上,据《辽史》记载,九二四年耶律阿保机西征,取回鹘城,并没有和黠戛斯(《辽史》作辖戛斯)接仗,他所征讨的主要是阻卜部落。阻卜之名,辽以前未见记载,王国维《鞑鞞考》以大量资料论证了辽、金史所载阻卜(又作阻鞞)即达鞞,此说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得到许多学者的补充和阐发,兹不赘。

① 伯希和已指出此点,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九。

② 特满军当是辽派驻西北路的部族军之一,并非当地部族。驼满部则是女真部落。

③ 《元朝秘史》第二三九节;韩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穹庐集》页三三一。

④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武宗会昌二年。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资治通鉴》记载黠戛斯最后一次遣使入朝在咸通七年(八六六年)。

《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载：“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胘胸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不过，耶律阿保机班师途中，曾受到这些阻卜-达靺部落的袭击。《旧五代史》卷三二《后唐庄宗纪》载：同光三年（九二五年）“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达靺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上引资料说明，早在耶律阿保机西征以前，阻卜-达靺各部就已分布在漠北很多地方（包括回鹘城一带），并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可见黠戛斯势力并没有长期立足于回鹘故地，^①回鹘人留下的空间很快就由阻卜-达靺人填补了。

达靺之名始见唐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所立《阙特勤碑》突厥文碑铭，作 Otuz tatar（三十姓达靺），其地位于突厥之东、契丹之北。Otuz tatar 大体和汉籍中的室韦相当，两者都是对大兴安岭东西蒙古语族诸部落的统称。Tatar 本只是其中一部之名，据拉施都丁说，此部“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都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被称为 Tatar。”^②有些学者根据拉施都丁的这段话推论：在回鹘汗国灭亡后，达靺部曾崛起于蒙古高原，称雄一时（有的还说“建立了一个统辖许多部落的强大的达靺部落联盟”），于是蒙古高原上的其他蒙古、突厥部落也都被统称为达靺，或自己冒称达靺。因此，他们把辽、金时代史籍中的达靺或阻卜，只看成是对当时漠南北各游牧部落的泛称，而不认为是特指蒙古语族部落。窃以为这种说法还应当商榷。

达靺一名首次出现时就已是部落群体的共名——“三十姓达靺”。后来又有“九姓达靺”（Toquz tatar）、“黑车子达靺”、“阴山达靺”等使用这个共名的不同部落。可见拉施都丁所说的情况，至迟应是八世纪初期的事，大概当时室韦诸部中以 Tatar 部最强，故突厥人用其名概称室韦诸部，而唐人则仍沿用北魏以来的旧名。《史集》载 Tatar 部六分支，位列第一者称 Tutuqliut-tatar，“是[所有]Tatar 部落中最受尊敬者”。^③Tutuqliut 意谓“都督之民”，或因先前这一支的首长曾受封都督官号，后裔遂以为姓氏。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唐代的室韦都督，^④受有都督官号的强部首长，无疑就拥有了统辖本族各部的地位和权力。总之，唐代的

① 黠戛斯“阿热”攻杀回鹘可汗后，“徙牙牢山之南”，距回鹘牙帐尚马行十五日程。会昌二年（八四二年），其使者踏布合祖至唐，言“将徙合罗川，居回鹘故地”；四年，另一使者来唐，又言“欲徙居回鹘牙帐”。可见实际上尚未徙。后来是否已徙牙帐回鹘故都，史无明文。惟会昌六年唐拟遣使册立黠戛斯可汗，朝臣尚以黠戛斯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为言。见《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二四八。

②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二。

③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三。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载贞元八年（七九二年）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太和九年（八三五年）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开成四年（八三九年）室韦大都督秩虫等来朝。

达靺是原居大兴安岭北段和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语族各部的共同名称。

据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唐开元初年，九姓乌纥(Toquz Oghuz，即铁勒)曾联合九姓达靺抗击后突厥，战于 aghu 之地(今地不详，似应在铁勒部内，今土拉河一带)。当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七四七一七五九年在位)即位之初，九姓达靺又和八姓乌纥共同抗击回纥，战于 bükegük、burghu、色楞格河等地(见突厥文《磨延啜碑》)。七四九年，达靺人进攻回纥遭到失败，一半人民归降回纥；次年，葛勒可汗又东征达靺(同上)。可知自八世纪初以后，达靺人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漠北高原的斗争中来，并有一部分达靺部落(九姓达靺)进入了铁勒人的居地土拉河和色楞格河一带。有些归附回纥的达靺部落，可能还被迁到了鄂尔浑河上游附近，为回纥贵族服役。《史集·部族志》札刺亦儿部条载：“据说，他们的营地在哈刺和林的 QDIMA 地方；他们是[如此]愚忠，以致把奶酪供给回纥君主古儿汗的公骆驼[为食]”。^① 札刺亦儿是达靺大部族之一，《史集》记载其主要营地在斡难河地区，这里所引的一段当是指回纥汗国时代，隶属于回纥的那些札刺亦儿部落曾居住于回纥汗庭附近之地。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载中受降城至回鹘衙帐道上有地名达旦泊，王国维谓“疑以靺鞨人所居得名，九姓达靺所居盖当在此”。^② 这虽是推测之辞，但回纥汗国时代有一部分达靺部落西徙入回纥之地当无疑问。

还有一部分室韦-达靺部落，在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前期出没于振武、幽州以至天德塞外。唐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就有室韦与奚人共“寇”振武的记载。^③ 元和(八〇六一八二〇年)中，振武、天德塞外出现了长期留居的室韦部落。^④ 他们应是后来阴山靺鞨的组成部分。到九世纪中叶，幽州塞外今锡林郭勒盟北部，也已是黑车子达靺部的地盘了。^⑤ 回鹘汗国的衰亡和回鹘种族的离散，又给室韦-达靺人提供了进一步扩展牧地的好机会。于是，在黠戛斯势力退回叶尼塞河本土后，达靺人自然成了漠南北广大地区的主人。不过，由于达靺人的西迁并非以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去征服另一个游牧政权，一下子占领很多地方，而是采取了逐渐移徙、渗透的形式，因此，当他们成为蒙古高原主要居民的时候，仍然是各部散处，“无所统一”。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新游牧政权，就被契丹人征服了。

上述室韦-达靺诸部落西迁的过程说明，十世纪以后蒙古高原上的达靺-阻卜各部，应是来自东面的蒙古语族部落。尽管会有残留的突厥族人被吸收进达靺各部落中，但“达靺”作为特定种族——蒙古语族各部落的共名，性质没有改变。事实上，《辽史》中除记载阻卜(又译术不姑)外，还有突厥、沙陀、党项(唐古)、达里底、拔思母(拔悉密)、斡朗改、辖戛斯、粘拔

①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三。

② 王国维：《靺鞨考》，《观堂集林》卷一四。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

④ 《唐会要》卷七三，单于都护府条；《元和郡县志》卷四，天德军条。

⑤ 参见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卷一四。王国维考证此黑车子室韦即原居呼伦湖东南之和解室韦部。

恩等等部名,并未把漠南北各游牧部落都称为阻卜。

穆斯林著作最早著录达靺部名的,是九八二年开始写作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作者显然是一个“不出门的秀才”而不是旅行家,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依据前人著作或传闻写成的,无疑利用(或照抄)了九世纪的伊本·胡尔达贝赫(Ibn Khurdādhbih)和十世纪前期的巴里希(Balkhī)或亦思塔赫里(Iṣṭakhri)、宰哈尼(Jayhānī)等人的著作和古地图^①。此书第十二节名为“回鹘(Toghuzghuz)和达靺(Tātār)之国”,文中说:“此国乃突厥诸国中最大者,而回鹘原为人数最多之部落。昔日全突厥斯坦(Turkistān)之王皆出自回鹘”,“达靺亦为回鹘之一种”。^②这可能是反映了漠北回鹘汗国时代,达靺是回鹘属部之一,故被视为同族。正可说明达靺人进入回鹘汗国境内者必定不少。

成书于一〇五〇年前后的噶尔迪齐(Gardīzi)《故事之装饰》(Zayn al-Akhbār)也提到达靺,但只说达靺是kimak七部之一。^③有可能是流徙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达靺小部落,并非达靺本部。

最详细记载东方诸部族的是马哈木·喀什噶里(Mahmūd Kāshghari)的《突厥语大词典》(Diwan lughāt al-Turk)。书成于一〇七〇年代,作者是喀什噶尔的回鹘族人,对东方诸部族语言、地理和习俗的了解,远较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作家为优。他列举了北边一带诸突厥部落,从西至东依次为: Pecheneg, 钦察(Qifchaq), 乌纥(Oghuz), Yimak, 巴什吉尔惕(Bashghirt), 拔悉密(Basmil), Qāy, Yabāqū, 达靺(Tātār)。在附图上, Qāy族位置标于亦马儿河(Yamar,今鄂毕河)左岸,其南为Jumul部。喀什噶里说, Jumul, Qāy, Yabāqū, 达靺和拔悉密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同时能说“突厥语”。^④他还指出,于都斤山(Ütüken, 今杭爱山)在达靺人所居的地域内。^⑤这和辽代汉文史籍所载阻卜-达靺各部落的分布地域完全符合。而喀什噶里书中的达靺,显然是指区别于其他突厥部落的蒙古人。于都斤山本突厥-回鹘人的圣地,如今竟成为达靺人的地域,这正反映了漠北民族成分的巨大变化。

辽代居住在于都斤山——杭爱山和鄂尔浑河上游一带的阻卜-达靺部落,正是克烈部。冯承钧在《辽金北部边族考》^⑥文中,考证王汗的祖父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Marqus buyiruqqan)即是十一世纪末举兵反辽的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同是基督教名 Marcus 的对音)。磨

① 《世界境域志》,明诺尔斯基(V. Minorsky)英文译注本,《译者前言》和巴尔托德(V. Barthold)《前言》,伦敦,第二版,一九七〇年。

② 同上书,页四七,九四。明诺尔斯基认为,文中之突厥斯坦,系泛指突厥人所居之地域,不是指河中地区;所说回鹘人昔日的情况,系指鄂尔浑河汗国时代。见同书页二七〇。

③ 《世界境域志》,页二七〇,注三;页三〇四。

④ 同上书,页二八五。

⑤ 《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五〇册,莱顿-伦敦,一九二九年, Tatar 条(巴尔托德撰写)。

⑥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页一九〇——一九二,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此文原载《辅仁学志》八卷一期。